

柏楊說文化

柏楊 著

柏楊雜文選

張香華主編



柏楊雜文選

柏楊說文化

柏 楊 著

張香華主編



皇冠叢書第1538種

柏楊雜文選

柏楊說文化 ●柏 楊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 0010426-9 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印刷者：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山路 2 段340巷26號

電話：2489186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 120 元 港幣 33 元

如有破損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九 月

前言

以小說起家，雜文名世，能抒情寫詩，又能生動報導，並以治史的功夫見長的文壇奇才——柏楊，他寫起雜文來文筆恣縱，潑辣兼幽默，見解奇警而深刻，對社會種種弊病，每能一針見血，直指要害，而這正是使他在一九六〇年代台灣長期軍事戒嚴的政治環境下，不見容於當道，被扣上『匪諜』罪名，處以十二年，終減為八年徒刑的真正原因所在。

今天（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政治氣氛開明，柏楊也於徒刑期滿，復被軟禁一年零二十六天後，脫身出來，重返文壇。時勢轉移，令人驚嘆，也令人慶幸。而我們今天重新檢視他罹牢獄之災前的雜文，除了深深驚奇於他對世態官場的洞察力外，我們發現這位目光如炬，筆鋒如劍的作家之所以被羅織入罪的關鍵，是愛國家愛得太熱烈，講直話、講真話講得太多之

故。

本集選出的文章，爲了使讀者對柏楊的雜文了解一個梗概，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以討論『醬缸』爲主。『醬缸』——是柏楊用來形容中國社會黑暗腐敗面的一個名詞，它不但流行於我們的社會，也成爲世界各地華人討論中國社會弊病的通用語，而國際間凡矚目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人士，也莫不熟悉這個名詞。

其實，柏楊對社會深入剖析的雜文，無論質和量都驚人的可觀，選出這一系列，只是抽樣說明柏楊界定『醬缸』一詞含義時，是透過歷史研究，而對當代社會深入批判的做法，也讓我們了解這位作家，對中國社會積弊之深痛惡絕。

中卷，我們選自柏楊出獄（一九七七年）後，目睹台灣社會的變遷，而於八〇年代新年之際，由內心所發的幾個宏願。現在，八〇年代已近尾聲，此時此際，在工商業急遽起飛的台灣社會中，我們文化方面的進度如何？社會富裕之後努力的目標，應該是使我們生活品質提升。檢討這方面的變化，我們可以在柏楊七篇八〇年代大願的文章裏，開出一張成績單來。

最後一部份，下卷『歐遊印象·感想·思量』，是柏楊從未收集成書出版的一部份文章。一九八二年，柏楊第一次遊歐，以敏銳的社會觀察力來寫遊記，自有一番不同尋常的內容。

尤其從本國本土的台灣，歷經過波瀾起伏的人生歷程，柏楊去到富浪漫氣息、文物風景優勝的歐洲，激發了他什麼樣的思考？下卷這部份便是他此行心中的所思所感。

另外，從柏楊數十本，洋洋三百萬字的雜文著作中，選輯出這三卷的原因，是縱的關連，因為這三卷是從一九六〇年代到今天一九八〇年代末的順序發展過程。我們向這位始終不放棄，甚至愈來愈具深度、廣度關切社會的作家致敬，也祝福我們的社會終能走出病弱、畸形與黑暗，一天比一天走向更健康、合理、安樂、安詳。

最後，要感謝柏楊夫人為本集的編選，提供了她的意見，並實際主持選輯的工作，使我們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挑出這位多產作家極具代表性的選輯，在此特別向她致上我們的謝忱。

皇冠出版社

一九八八·九

目 錄

7 前言

上卷 醬缸系列

15 二抓牌

19 說不準學

23 不講是非

27 兩副嘴臉

31 被辱·被殺

35 英雄末路

41 專門製造千古奇冤

47 既愚且惡

53 難得糊塗學

57 買西瓜學

61 明哲保身

67 巨帽亂飛

71 靈性衰激

75 敲門磚學

79 走老闆路線

85 賞飯學

89 九項建議

中卷 八〇年代七大宏願

113 八〇年代大願

115 取消籍貫

121 分而食之

127 直呼名字

133 不再託人帶東西

141 自己爭氣 莫一味把人怨

147 斑馬線安如泰山

153 中國成爲真正的禮義之邦

下卷 歐遊印象・感想・思量

161 歐洲・人間

167 語文・幣制・亂七八糟

175 休假・度假・奇疾絕症

181 憂患意識・滿面羞慚

187 大囑集中營

193 臥像・吊像

199 死亡谷

205 請牛容易送牛難

211 殘忍・人道・議論

217 聖瑪利諾

223 視書如仇

231 龐貝廢墟

237 柏楊小傳

上
卷

醬
缸
系
列



二抓牌

用十八世紀的生產，作二十世紀的享受，是中國近百年來的優秀傳統，也可以說是「國本」之一，故不敢批評，以免它閣下動搖。但美國總統詹森先生訪問臺北時，曾說過一段話，他曰：『我承認我們美國富強，正如一般人說的，是人間天堂。但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美國人努力的結果。』我想這段話應該由內政部印成標語，貼到大街小巷。最後一句話，可歌可泣，更應該打上雙圈。嗚呼！人家是量入爲出，我們則是量出爲入，而且『爲入』的方法不是靠『生產』『努力』，而是靠像紅包之類的左道旁門。古之人有不吃嗟來之食的，禮記檀弓上一則故事說，齊國鬧了飢荒，黔熬先生大發慈悲，做了很多饅頭，在路旁捨

施，一個傢伙已經餓得走不動啦，一拐一拐而來，黔熬先生曰：「嗟，來食！」該傢伙瞅著他瞅了半天，曰：「我就是因為不吃這種嗟來食的，才弄到現在這種田地，你嗟啥嗟？」竟至餓死。『嗟來食』是文言文，文言文無法表達神韻，我想大概是『嗨』的意思。只有『嗨』而沒有『請』，他就不肯吃，所以柏楊先生肯定他沒有前途。如果換了現代朋友，不要說『嗨』他啦，便是弄團狗屎塞到他尊口裏，只要能使他家有冰箱，出有汽車，坐在辦公桌後能端架子，其待遇能由薪給制進化到供給制，他都會快快乐樂嚥下去也。

既然量出為入，就不能不伸手二抓，夫『錢』和『權』，看起來雖有分別，實際上固陰陽調和，老子一氣化三清之物。抓到了錢，就等於抓到了權。抓到了權，也就等於抓到了錢。權和錢既不是正常到手，而是張牙舞爪抓來的，就漪歟盛哉。於是你也抓，我也抓，無人不抓，大號二抓牌有大號的抓法，小號二抓牌有小號的抓法，重惠級二抓牌有重惠級的抓法，輕惠級二抓牌有輕惠級的抓法，一個個兩眼發直，汗流浹背。有人說二抓牌的眼睛生在腳底板上，非栽了筋斗，就不認人。其實他不是故意不認人，而是抓昏了頭，無暇相認。一旦咔嚓一聲，被人擠了下台，跌了個和尚倒栽葱，頭朝下，腳朝上，腳底板上的尊眼，自會看清楚你原來就是二十年前共過患難的老朋友呀。

柏楊先生在這裏不是談二抓牌，而竟談了這麼多，可見該牌的資料實在太豐，左也一

堆，右也一堆，隨便拈一點，就寫了一大篇。柏楊先生的意思是，現今社會的繁榮與豪華，跟落伍地區若美國若德國焉，大不相同，他們靠的是『生產』和『努力』，而我們靠的是二抓。於是乎，偉哉，抓也。

不過二抓也不簡單，不是人人得而抓之，柏楊先生早就摩拳擦掌，結果連磚頭都沒有抓住一塊。像學堂教書先生，便是想抓而無法抓之的一例，只好曲徑通幽，零星出售矣。高級一點的，若一部份大學教習，兩眼跟著美援銀子，或跟著長期發展科學銀子，骨碌碌亂轉。一旦情勢緊急，不惜暗下毒手。連這點苗頭都沒有的，則只好拚命亂兼課矣。柏楊先生幾位朋友，他們一星期能上六、七十小時課，真是要錢不要命也。有些頭腦不清的讀者先生就問啦，即令白天晚上一齊上課，一天也不過上八小時的課，星期天也算上，七八五十六，怎能上六、七十小時的課乎？這就有學問矣，蓋他闔下採的乃輪流請假之法，這個星期三，甲學堂請假，下個星期三，乙學堂請假，自然有得時間也。

（柏楊先生按：這是六〇年代初期的話，七〇年代之後，夜間部大量推出，教習老爺就更如魚得水，一星期能上九十小時以上的課。）

現在流行的惡性補習，有人說和升學有關，官府之士和議會之士整天都在嚷嚷。依柏楊先生看來，似乎和另外一種東西，也有牽掛，蓋它只不過二抓中的一抓，和待遇有關也。君

知道現在國民學堂教習一個月幾個錢乎？詳細數目每人不同，因這年頭薪給制收入雖然少得可憐，花樣却十分繁多，誰都摸不準自己到底可拿幾文，不信的話，不妨去大街小巷隨便攔住一個薪給制，問問他看，十人中恐怕至少十人都瞪眼。如果有正人君子認爲我這話動搖國本，則不妨自己摸摸良心，看自己能回答得出乎哉？國民學堂教學待遇，大致上八百元足啦，官傭們唱黃梅調唱順了嘴，自己躺在蓆夢思床上，而教別人『臥薪』臥到木頭板上。自己開冰箱喝洋酒吃火腿，而教別人『嗜膽』吃涼水泡窩窩頭。自己是供給制，而教別人用八百元養活父母妻子兒女。嗚呼，八百元在臺北『第五街』商店，不過買一雙中等貨皮鞋。勢必得來一個惡性補習，才能活下去。等到時間一久，享受隨之而來，性質自然大變，自然咬著不肯放矣。我敢和你賭一塊錢，一旦惡性補習真的徹底禁止，國民學堂教習至少有一半以上都得餓死，不餓死的也得上上吊，以示絕望。

不管亂『抓』也好，亂『兼』也好，其結果只對自己有好處；對社會國家，其害無窮，這用不著我再向你亮學問矣，閉著眼一想便知。一個國家中的公教人員，不是亂抓，就是亂兼，這個國家恐怕非被列爲世界四強之一不可。亂抓不用說啦，貪贓賣法，不可收拾。便是亂兼，用自己的精力和智力維持生活，應該沒啥可說吧。問題是，人的精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兼來兼去，無不兼得氣喘如牛，連如花似玉向他飛媚眼他都無力回報，還有啥工夫研究發展，盡他的職守乎哉？



說不準學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對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於是義和團徒子徒孫，氣得槌胸打跌，羣起而攻之。彼時還不流行立法委員提質詢，說誰動搖國本的學問，所以攻之了一陣，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現代人物最大的特點是蠢血沸騰，從沒有時間真正坐下來和真正冷靜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華，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這麼一比，其思想就有問題。至於比得對不對，是不是那麼回事，統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時祖挺先生對北齊帝國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項羽？』幾乎把他閣下活活打死，其實高演先生舔項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權在手，就有資格踢騰。這

種優秀的文化傳統，一直傳統到現在，自然日益發揚光大。

香港自由報上有馬五先生一篇短評，介紹了一則香港故事，一個三作牌向街頭無牌熟食檔，收了六元港幣賄賂，結果被判有期徒刑六月。馬五先生讚曰：

『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對殖民地的政風皆另眼看待，認為黑暗面大過光明面，區區六元港幣的規費，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執法不苟，對公務員的貪污行爲，絕不饒恕，收受六元賄賂，本質上與六十萬元的賄賂，並無區別，非法貪污則一也，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貴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發生靈驗，奄有禍福人羣的權威。假如執法者受著人情或某種外來壓力的干擾，稍有瞻徇，而枉法或執法以從事，法律的尊嚴即蕩然無存，誰也對它不發生信奉的觀念矣。』

『因此，我想到中華民國司法界在臺灣的若干現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遠甚。例如同樣是公務員，經由太太之手收受賄賂，貪污有據，有的夫妻一併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無罪，還要官復原位，顧盼自雄。法官可以聲稱「奉命不上訴」，訴訟處理必須「配合國策」，這算世界上哪一類型的民主法治軌範乎？至於行政人員遇到收受紅包，已視爲義所應爾的常情，靡然成風，肆無忌憚。像香港警士取六塊錢的規費這回事，如果是在臺灣，他會招來徒刑之災乎？』

柏楊先生所以引用馬五先生原文，因馬五先生的尊頭比柏楊先生的硬，頗可抵抗各種飛帽。不過如論起學問來，他閣下就差得遠啦。他不是問該貪污六元賄賂的三作牌，在臺灣會吃官司乎？意思是說，如果他在臺灣，絕不會吃官司。其實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楊先生發明有『說不準學』，可供參考。馬五先生說他簡直要發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讚許一百年以前的腐敗舊政制，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於一個官吏之身，聽他隨意處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響，對一般人民，反而比現在這樣口稱法治，行屬人治的後果好得多。』

在堂堂進步繁榮的臺灣，竟使人想到連黑暗的專制時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楊先生勢非聞過則怒，以示忠貞不可。幸虧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馬五先生說的，帽子舖掌櫃如欲飛帽，千萬別飛到我頭上來，務請認清目標，逕向他閣下猛扣可也。不過偶爾有時候，一些不長進的朋友，也跟著會發出一陣同樣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學院派的方式找根據啦，且說說京戲吧，君看過『四進士』乎？真是絕妙好戲。話說開店的老頭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頂撞了縣太爺幾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縣太爺豈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將下來，鬧到最後，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縣太爺受賄的底牌。其中有幾句對話，世人不妨洗耳一聽。縣太爺曰：『宋士杰，你好厲害的狀態。』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厲害的板子。』縣太爺悻悻然曰：『好好好，等我回到衙裏，再和你算賬。』宋士杰先生笑曰：